

中國人對聖經的看法

房志榮供稿；陳德光改寫

本文透過「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與被稱為「天書」的聖經作交談與對照。作者以「親切感，惶恐感，思融合」九個字表達兩者間的相輔相成；而總結來說，聖經的啓示與基督的恩寵，有助於邁向中華文化的成全，但條件是須效法基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直至走到天上的家鄉。

前言

中國人對聖經的看法，可以用九個字表達：親切感，惶恐感，思融合。依據傳統神學講法，親切感：是一種猶如舊約聖經的階段與準備；惶恐感：來自一種人性自身的無力感，因此走向「他者」(天主)與自我超越的害怕；思融合：來自新約的啓示與基督的恩寵，有助於邁向中華文化的成全。

這九個字，猶如古典音樂「奏鳴曲」(sonata)三個樂章的形式：第一樂章(呈示部)：呈現正調，表達神人親和與愉悅的旋律；第二樂章(發展部)：遠離正調，走向自我超越與朝向天主，隱藏幾分的惶恐；第三樂章(再現部)：是重返正調的融合，通過遠離正調、生命的冒險與考驗，一切了然於心，卻同時有福傳與揭示聖愛的使命。

下文根據房神父的信仰經驗與說明，對本文主題作介紹與發揮：

一、中國人對聖經的親切感

古希伯來人或猶太人，被稱為「書的民族」，因為他們有一部書：聖經（舊約）。以後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也都被認為是「書的民族」，因為他們各有自己的聖經。中國人更有理由被視為「書的民族」，因為自古迄今，經史子集、各色各樣的書是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一大特色。筆者從小就聽到家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說，好好讀書，成家立業，婢美妾嬌，都順手可得。

筆者初次見到一本書叫聖經，印刷清新，裝訂精美，很想有一本在手；1967年由菲律賓來到台灣，就認識「基督教聖經協會」，接觸到各種語言的聖經，至今還是這個協會的成員。從此，我的房間書架上就排放了各種語言的聖經譯本，除了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原文的聖經外，還有英、法、德、意、班（西班牙語），加上中文，共有九種語言的聖經。聖經傳遞天父及主耶穌，藉著聖神給我們啓示的天國訊息，多麼豐富，何其精彩！在房間中真是坐擁書城，百寶當前，左顧右盼，其樂無窮。

爲何說中國人對聖經感到親切呢？因為聖經是一部書，中國人愛讀書，讀的是「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與「五經」（詩、書、易、禮、春秋），現在看到這樣一本從

西方來的書，被稱為「天書」，因為基督徒都認為這書不僅由西方來，還是從天上來的。這樣一聽，好奇之心，油然而生，很想一探其究竟：這本天書到底是如何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聖經引起中國人的親切感，來自其內涵及其敘述的方式。內涵上，聖經的 73 部書（舊約 46 部，新約 27 部）大部分不是故事敘述，就是言論宣講，而其框架又都是很具體、可觸摸的時空、人物。例如：以新約來說，四部福音所描述的主要對象是主耶穌基督，閱讀福音書，主耶穌的畫像就一幅一幅地由眼前走過，讀者好像在看走馬燈：耶穌敬天愛人的一生行止，無不生動活潑地一一呈現眼前。感謝天主聖父，藉著聖神，這樣具體活潑地把主耶穌的一生介紹給我們。至於論述的方式一如上述，是具體的生命故事，每人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都可體驗到主耶穌在人世間的生活行止。

「四書」中的每一部，開端都是把天、地、人，循序說明：

- 《大學》首章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 《中庸》首章論：「天命之為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為教」。
- 《論語》首篇（學而第一章）：「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孟子》首篇（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於吾國乎？子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義而已矣！」

現在可以用《論語》首篇為例，進一步說明熟讀「四書」的中國人，初次讀到基督徒聖經時的親切感。

《論語·學而第一篇》開端寫道：「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約主前 551~479 年）的這三句話說出他對己、對人，與對天的關係。對己是好學不倦，樂而忘憂；對人是友善好客，樂於迎接朋友嘉賓。這前兩句話是針對自己與他人而說，毫無問題；至於第三句話「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怎能說這句悠然自得的話是指天說出的呢？這就不得不略予解釋了。

依據《論語·憲問第十四篇》的三句話來作補充，孔子有一次滿懷傷感地說，沒有人認得我呀！弟子中有一人問道：您老人家到底要說什麼呀？夫子答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三句話可視為孔子給自己作的一個小傳，三句話說出三個境界，把他對己、對人及對天的關係，都做了一個交代。這一段師生對話十分珍貴，因為它使我們由孔子親口中聽出他的自我認同，及他與外界的種種關係。

第一句「不怨天、不尤人」所表達的，已是很高超的做人境界。人的一生難免遇到許多困難險阻，只有修養有素、勤於自我反省的人，才不致埋怨上天、歸罪他人，而會檢討實情、分析事態，找出客觀的理由與解決之道。換言之，這六個字說出孔子對天、對人、對我三界所持守的立場、所表現的態度；孔子自己既不埋怨天，也不責怪人，只做一個踏實的人。

第二句「下學而上達」是孔子說出他平日在做些什麼。「下學上達」四個字含義甚廣，只有遍讀全部《論語》，才能略窺夫子如何下學，如何上達。這裡的上、下應該是針對形而上、形而下而言的，也就是指物理界與精神界，或可見與不可見、人的身體與人的靈魂的不同世界。「下學」是有關物理與身體的有形世界或稱下界的各種場合，這裡的一切都得學習、觀察、牢記在心，這是人一輩子不斷追求的功課，直到離開世界的一刻才會停止。「上達」是有關靈魂與不可見的精神世界或稱上界，就是不只學習，更要達到的更高境界，好能與精神實存世界的神、人交往共融。

第三句「知我者其天乎！」是難得一次從孔子口中聽到他呼叫天所喊出的一句話，並且表達得那麼隆重、那麼深刻、無所不包，涵蓋一切！這句話的背景，是孔子在一次與弟子的對話中說出來的，用以說明他們既然不認識他，現在他只好給他們清楚明白地說出來：他一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我們不能不佩服孔子的綜合能力，用三句話說出了他一生：天、人、我三界，無所不包，毫無遺漏，都一一顧到了。孔子的學是要「達」：上達、通達、抵達；要達到哪裡、達到什麼呢？人無法知道，孔子自己也覺得他不知道該如何說，而只能說：天沒有不適當地干預人事，人沒有理由埋怨天（不怨天）。他人為我也不該造成任何阻礙，不必事不順心，就責怪他人（不尤人）。不但別人，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說不清楚，

到底我是怎樣的人。不過這都沒有關係，只須有天認識我、瞭解我就夠了：「知我者其天乎！」如果把孔子說過的三句話嚴肅看待，孔子確知並深信，真有這麼一種人神共融的可能。

中國人讀四書五經體驗到親切感，而中國基督徒展讀聖經，更是親切有加，欲罷不能。因為聖經最後所記載的，無非就是一個具體的人，連舊約也如此，這人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對耶穌有親切感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耶穌自己就是這樣一個親切的人，所有的善心人士，遇到耶穌，就感覺到親切，因為耶穌本人隨時隨地都是一個十分親切的人。打開福音，不難見到親切有加的耶穌，雖然有時也會見到他義正詞嚴地斥責人間的邪惡，不怕開罪那些在高位與有權有勢的人。

因此，聖經這本書，正是談天說地、論神道人的，其特色不像中國經典，把天視為高不可攀，抽象地講論倫理道德、為人處事之道，而是依照啓示宗教的時空歷史順序，以及天、地、人的因果關係詳加論說。這樣，聖經告訴我們，人是從哪裡來的、要往何處去、那要去的地方又將是怎樣的等等。從聖經的首篇《創世紀》到最後一部書《默示錄》，對天、地、人之間的林林總總，無不詳細交代得一清二楚。

總之，儒家的「四書」與新約的「四部福音」（瑪、谷、路、若）能有準備的關係，兩者又有很多的相似處。例如，兩者都是老師與門生在談天論道，講述人生大道，高談上天之道，詳述天人交往之道等等。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別是「福音」二字所表達的內涵，這一聲「幸福之音」給人帶來幸福的聲音

或話語。儒家四書冷靜客觀地論說做人的道理、天人交往之路或「天理」；四福音書除此之外，還給人帶來一種溫情、鼓舞、加油、打氣等等。最突出的，是福音書所寫，是一個具體人物：耶穌基督。只須仔細觀察聆聽耶穌的言行舉止，體驗他的心意願，就不難找到人生之路、天人交往之道：全心全人、時時處處，順從天意，實踐主旨。有關這一切，四部福音書具體清新，都在講論耶穌基督。勤勉閱讀四福音，在福音書中尋找珍寶的人是有福的，此人將如願以償，得到百倍的豐收。

二、為何說中國人面對福音書感到惶恐？

本文所講的惶恐非一般的恐懼，惶恐富宗教的意涵。中國人面對聖經感到惶恐，基本上是因為儒家經典不談來世，只講今生，誠如孔子所言的「未知生，焉知死！」

依據《論語·先進第十一章》的記載，孔子受到弟子推崇，好像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因此弟子季路提出生死的問題：「敢問死」。其實，孔子自己十分明白，心知肚明，今世的生活已有很多未知數，何況死後的情形，誰能知道什麼、說出什麼呢？因此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一方面顯示孔子是多麼坦誠、多麼踏實，一如他自己曾言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第十七篇》）另一方面，這裡也顯示出孔子與基督的不同：孔子不談人的死後，不談人的來生，「今生許多事不知，死後人知有何事！」

其實，這正是孔子的偉大所在，他做到了「知之為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在弟子面前，孔子承認他自己對人身後的事，即人離開世界以後的事有所不知，他不以「強知」爲知，是爲真知也。「是知也」的「知」字，這裡應該讀爲「智」，即「智慧」，既包括知識、學問、明理等，更涵蓋人生智慧、明天理、知大義等等。因此「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出自孔子之口，表達得那麼真實，那麼廣泛！六個字把孔子的自知之明、謙卑自處、面對弟子只講實話、從不敷衍等，都毫無遮掩地表達出來了，孔夫子真不愧爲萬世師表！

主耶穌與孔子很不同，他以其真天主、真人的身分，卻多次對未來、對人死後將會怎樣，做過交代，特別是有關復活與天國的訊息。耶穌業已復活了，回到天父的國度，坐在父的右邊，在那裡等待他所救贖的天國子民回到他身邊，共享三位一體的天主的無限榮福。主耶穌以其生活、宣講和死亡、復活，把這一切都啓示給我們了。如果我們真相信耶穌所啓示的這些真理，一生活出這些真理來，必會坦然無懼，一生一世，以愛天主、愛世人，全心侍奉天主、服務近人，爲榮爲樂了！

進一步說明，惶恐還包含嚴厲的意思。對尙未體驗到福音的喜訊而初次看到福音書的國人，讀到洗者若翰的講道：「斧頭已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將被砍倒，投入火中」（瑪三 10），也許會感到惶恐。

耶穌的宣講比洗者若翰更加嚴厲，有超出人性自身力量的要求，也算是一種惶恐。依《瑪竇福音》的記載，耶穌在山中講道時教導聽衆說：「你們一向聽人說：『不可姦淫！』我卻

對你們說：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已在心裡姦淫了她。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挖出它來，從你身上扔掉，因為喪失你的一個肢體，比你全身投入地獄裡，為你更好」（瑪五 27~29）。這是主耶穌指出人的邪淫行為與邪念之間的關係，必須斬草除根，在心思意念或態度上痛下決心，潔身自好，作正人君子，才不致被投入地獄。這種警告出自主耶穌之口，應該以之為有力的警惕：失去一隻手、一隻腳，比全身投入地獄更好。

前段聖經也有其他惶恐感的例子，耶穌論新法律成全舊法律時，有嚴厲的要求（瑪五 38~44）：有人掌擊你的右頰，把另一面也轉給他；拿你內衣的，連外衣也讓給他；強迫你走一千步，就走兩千步；愛你們的仇人、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

最後，關於地獄的問題，學者間有不同的意見，有人深感不解，造物主能那樣無情，讓人永遠受苦而不施展大能給人鬆綁解難嗎？暫時的答案，牽涉到人的自由問題，及人如何運用自由面對天主的態度，我們只得信靠天主、依賴天主的無限慈愛、善自做人，就可心安理得。總之，如何在惶恐感中保持親切感，甚至擁有自由與幸福的感覺，答案就在下一段的「思融合」。

三、親切感、惶恐感如何融合？

舊約「智慧文學」認為人生問題錯綜複雜，人性經常徘徊在進退維谷的十字路口，不免自覺虛無渺小，終極答案在對神聖上主的「敬畏」之情（箴一 7；訓十二 13）。然而，智慧不僅是

抽象的道裡，好比儒家的天理，更是一個「位格化」的生命（箴八 12~36；智八 2）。依新約道理，耶穌基督就是天主智慧位格化的神氣活現。

跟耶穌在一起是親切的；跟耶穌一起背十字架、走在他後面，固然也是親切的，但同時加上了一種惶恐。十字架就是我們每天要面對的艱難險阻、愁苦、不樂；但我們所信賴、所依靠的救主耶穌，他用來救世救人的道路和工具就是十字架。耶穌一生甘心情願、苦中有樂、自然大方地背負每天大大小小的十字架；我們也可照樣學樣，一生一世，與他一起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跟隨其後，就會精神百倍、不以爲苦，只知往前衝刺、不顧身後遺留什麼了。「在那山上天主自會照顧！」（創廿二 14）

親切感、惶恐感二者如何融合？依基督徒的方式或道路，就是遇到任何問題、任何困難時，即刻到福音中的耶穌那裡去找答案或解決方法。耶穌 33 年之久，在故鄉加里肋亞的納匝肋，與母親瑪利亞及養父聖若瑟度著一般人的平民生活，白天在家或出外工作、打工，晚上在家團聚，相親相愛，分享心得；安息日則一起上會堂，與村民一同做禮拜，朝拜上主。關於這一點，路加有一段記述（路四 14~30），十分精彩：耶穌各處宣講天國的時期，有一次回到他的家鄉納匝肋，在安息日上會堂，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書》遞給他，他找到一處，上面寫著：「上主的神，臨於我身，給我傅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釋放俘虜，使盲人復明，使受壓迫者得到自由，宣告上主的恩慈之年」（依六一）；然後耶穌把書卷捲起來，交給了差役，他

自己坐下來，眾人都注目看著他，他開始說：「你們剛聽過的這段話，今天已應驗了」。這是耶穌針對他自己而說的，多麼坦誠、多麼親切！

親切感與惶恐感並存，這是基督徒面對耶穌、面對天主時常有的兩個基本態度，好似彼此衝突，其實是互相補充，互相需求，因為主耶穌是救世主，也是天主子；他是滿懷慈悲的牧人，也是公平審判的法官。耶穌為何要甘心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在大公無私的天父面前，要補償人類目無天主、胡作非為的生活方式，而代之以服從溫順、敬天愛人的美德。

因此，無論何時何地，遇到十字架，我們會有兩種感受：十分親切，又十分惶恐。親切的是十字架是人類獲得救恩的記號：橫木是雙臂，擁抱所有的人；直木是通天大橋，讓整個人類走向天庭，回歸天父之家。另一個感受是惶恐，因為十字架也是犧牲、奉獻、受苦、死亡的象徵，常使我們想起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正因如此，十字架常會給我們帶來這兩種感受：親切與惶恐。親切的是：哪裡有十字架，那裡必定有主耶穌；惶恐的是：這個耶穌不僅自己留在十字架上，還邀請所有信靠他的基督徒，各人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在他後面。

總之，親切感與惶恐感互相融合的答案就在這裡：經常默禱四部福音，在每部福音中瞻仰耶穌的一個不同面貌，依四部福音簡述如下：

- 《馬爾谷福音》是最早把宗徒有關對耶穌的信仰用文字寫下的經典，揭示耶穌是舊約期待的救主。福音內容敘述耶

耶穌與門徒的往來：親切慈祥，亦師亦友；傳揚天國，守正不阿；尊重天父，父旨是遵；三次預告受難與復活（谷八~十）。

- 《瑪竇福音》有「應驗引證」的特色，強調舊約準備、新約成全；這從永恆以來的天主意願與計畫，福音主題包括：伯多祿作磐石，建立天主子民的教會；耶穌宣講山中聖訓及用比喻講道；全人類聚集在一起，聽取坐在寶座上的君王的最後審判的大場面（瑪廿五），超過人能想像出來的天人互動，以及彼此交往的範圍和密度。
- 《路加福音》有社會性的特色，強調耶穌對弱勢者的愛，尤其描繪耶穌與女性的親切交往與深度關懷；從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到他的愛徒瑪麗德蓮，耶穌把女性的地位與重要性提高到超過男性的程度（路七~十章）。真正懂得耶穌為女性所作的一切，而盡力仿效耶穌的所作所為，任何提高女性的運動都是多餘的了。
- 《若望福音》所寫的耶穌本人就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十四6）。其他福音內容更是鞭辟入裡，無以復加：福音首章「序言」的18節句子，是全部福音的大綱，最後三節寫道：「從他的滿盈中，我們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法律是藉梅瑟傳授的，恩寵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而來的。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中的獨生子、身為天主的他，是他給我們詳述了」（若一16~18）。這三節經文所表達的許多概念，及這些概念所

涵蓋的內容，把基督信仰的重點和豐盛都如數家珍地一一呈現出來了：滿盈（天主的完美）、恩寵、恩寵上加恩寵、法律、梅瑟、傳授、真理、耶穌基督、看見天主、父的懷中、獨生子、詳述等。

四、總論：基督信仰成全中華文化

「思融合」表達基督信仰的真意，親切感與惶恐感的交織，一切都整合在無言的神性奧秘當中，同時也用辯證的道理說出，就是跟隨耶穌的道理。

以下是從「思融合」的高度反省本文主題「中國人對聖經的看法」，包括儒家聖人孔孟二夫子在基督信仰中有何地位？特別是為身為中國文化中的基督徒有何參考價值？大家可以重溫所熟讀的四書例子，在基督信仰中有更深的感受。前文的親切感，現在讀來滋味更深，其中整合了惶恐感的元素，超越徒有第一層的滋味。

（一）《大學》

《大學》首章的三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其內容先說自己（明明德），再說他人（新民），最後說出人與己的共同目標（止於至善——天主）。自己、他人、上天，或天、地、人都顧到了，三者的特色或存有的目標也都有了交代。

「明明德」是人要知道自己的「德」（存在、目標、途徑）都是正大光明的，必須讓這「道」的光明透露出來，自我警惕，

頂天立地，作正人君子。「明明德」三字（動詞、形容詞、名詞）說出大學之道在自我方面該努力以赴的目標。

第二句「在親民」，指出對別人的義務。這句話中間的「親」字，朱熹按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言懂得「新」字，但王陽明認為「親」就是親密、親切、親近之意。以基督徒的立場來說，上述二位宋明大儒的意見可兼收並容，親民藉以新民，新民才得以親近上主的子民。

第三句「在止於至善」，是儒家經典難得的指向天主的一句話，雖然還只是間接的。孔子感嘆過：「知我者其天乎！」這個「天」當然就是「在止於至善」的那一「至善」：我們的上主、天主。夜鳥歸巢引起孔子的感嘆：「歸，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第三章）

（二）《中庸》

《中庸》首章的三句話：「天命之為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為教」。從基督信仰來說，完全正確，並且可以用基督徒的詞彙予以說明：人善良的本性來自上天的旨意與賦予，按照這善良的本性去生活，就是人性修養的道路，修養的道路就是人間所施行的教化。其實，這也就是我們教會所施行的教導，聖堂、學堂、食堂中所作的一切，莫不如此。

（三）《論語》

《論語》開端的三句話：「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前

二句說及自己與他人不成問題，第三句話略加推敲，便知是指天而說出的：爲何「人不知而不慍」呢？因爲天知道我就夠了：「知我者其天乎！」這句話可以對照前文述及的孔子所言：「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第十四章》）論語開端的這三句話，可視爲全書的綱領，把孔子對己、對人、對天的關係都交代清楚了：對己學而時習之，對人待之如朋友，對天滿懷信任：天知道一切，人知道或不知都無所謂了。

（四）對照、交談

現在用基督信仰之光，對照一下前述孔子所言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所說「不怨天」的「天」，當然不是指藍天白雲的天，而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有位格的天，就是天主或上帝。至於「不尤人」的「人」、在基督信仰裡已全面翻新，成了保祿使徒所強調的「新人」了。這個新人有一個楷模、典範，就是降生成人的天主之言、三位一體的天主第二位、納匝肋的耶穌。

因此，在基督恩寵與信仰的光照下，親切的主耶穌自己，坦白地邀請跟隨他的人要走惶恐的道路，背起各自的十字架，跟在他後面走天國之路，這路有時順暢，有時顛簸，有時好像走不通。人生就是如此，「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夫子所指的天，可以懂爲我們三位一體的天主、天父。這是主耶穌的生活與教導所追隨的，我們跟在他後

面一路走下去，一定會到達他給我們準備的天鄉，在父那裡共享永生！

（五）《孟子》

最後，略微談論《孟子》首章《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於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在此孟子（約主前 372~289 年）與梁惠王的對話中，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作為結束；依傳統理解，孟子見時人為利是求，以致社會混亂，國際紛爭，於是提倡仁義道德作人生基本原則，以救其弊。

從信仰之光理解孟子的仁、義思想。仁字有人有二，二人相處，彼此親愛，就是仁，正如主耶穌曾經給出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十 34）。這裡可體驗到，中國文化中的仁，就是主耶穌口中的愛；二人相愛，主命是從。至於「義」字，是由兩個字組成：上有羊、下有我，羊是羊，我是我，我不是羊，但是我的羊屬於我，別人必須尊重這一財產權，人間才有公道正義。聖經中的先知們所宣講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人間必須有公道、有正義，且必須是按照天主所立的標準，而不是人的自私自利所定的規章。先知們代表天主從各種角度向人民宣講了這個人間該有的正義與公道，適用於各個世代、各種人群。

結 論

中國人讀四書五經體驗到親切感，而中國基督徒展讀聖

經，更是親切有加，欲罷不能，因為聖經最後所記載的，無非就是一個具體的人，連舊約也如此，這人就是主耶穌基督。基督徒對耶穌有親切感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耶穌就是這樣一個親切的人，所有善心人士遇到耶穌，就感覺到親切，因為耶穌本人隨時隨地都是一個十分親切的人。打開福音，不難見到親切有加的耶穌，義正詞嚴地斥責人間的邪惡，不怕惶恐、開罪那些在高位與有權有勢的人。

聖經中的這些內涵與說法，不單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目標與努力追尋的路向十分投合，並且指明目標，增添由上天來的超然神力，好能全心並全人以赴，追尋主耶穌為我們所定的目標：像他那樣一生一世，以光榮天主、拯救人類、聖化世界、與兄弟姊妹共赴天鄉為榮、為樂！這樣一個人生觀，並且知道生後還有天上家鄉在等著我們，多麼親切、多麼安心！可是同時也不免引起某種恐慌，因為要進入天上家鄉是有條件、有要求的，就是必須效法主耶穌基督，每天每日、時時刻刻，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走在耶穌後面，直至走到天上的家鄉。